

许世友习武少林寺

姚蓝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许世友习武少林寺

姚蓝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封面画：杨春瑞

封面设计：周建明

插图：李鸿飞

责任编辑：全力

许世友习武少林寺



*

姚 蓝 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6.25印张 2插图 100千字

1988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550册 定价1.95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人物传奇小说，描述了我军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许世友将军青少年时代在少林寺习武练艺的生动故事。

许世友出身贫苦，为了向欺人霸田的地主复仇，他八岁就进了少林寺开始了习武生涯。八年后回乡，因一脚踢死了地主少爷而被迫出逃。困境中决定“投军吃粮”，加入了北洋军阀的部队，因为不堪忍受上司的欺辱，失手又亡人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促使他走上了寻找穷人的救星——共产党这条新的征程。

小说采用章回体的表现形式，故事情节惊险曲折，语言通俗流畅。

目 录

引 子	1
一 许仕友呱呱降尘世	白脸狼嗷嗷逼米债
二 两兄弟同登马岗山	众牧童嬉斗青草坪
三 歪少爷仗势欺牧童	友伢子大胆抗刁顽
四 恶豪绅行凶又讹诈	善穷汉受辱复丢田
五 卖月牯牧童悲切切	试牛力财主战兢兢
六 老恶霸无耻吃酒席	八龄童知礼让鸡蛋
七 说书人盛赞少林寺	复仇童挥棍打草狼
八 少林僧表演少林艺	许仕友离乡别亲人
九 少林迷初进少林寺	素林僧喜收得意徒
一〇 伙头僧力大赛霸王	严师父严法授新徒
一一 德根僧引导讲壁画	小寺役忍性干脏活
一二 老禅师示范献奇技	新门徒初练站马步
一三 严师父传艺处处严	好师兄待人般般好
一四 挖地穴新练跳跃功	绑锡瓦更上一层楼
一五 德方僧苦练井拳功	许仕友迷听围少林
一六 飞天鹏纵身跃牌坊	犟伢子自强苦练功
一七 许仕友初练睡桩功	金局长庙会起歹心
一八 掉桩床菩萨打梦童	进山村师徒访亲友

一九	金三爷山村抢姑娘	女英雄显武降恶魔.....	98
二〇	老禅师认真讲武术	小徒弟精心练拳刀.....	105
二一	后院里师徒小交手	演武场僧众大献艺.....	110
二二	恶管家千里寻杀人	善老僧刀下救生灵.....	115
二三	许仕友别师回家乡	万字山遇险救樵夫.....	122
二四	中秋节合家庆团圆	故乡里冤家又聚头.....	128
二五	许仕友失手亡人命	白脸狼领兵捉凶犯.....	134
二六	开闢地飞薯退追兵	高山顶秘洞遇强人.....	139
二七	比武艺曹雷拜下风	叙心志仕友登归路.....	145
二八	许仕友求生把兵当	尤天贵他乡遇故人.....	151
二九	中队长自吹光荣史	下等兵练武显身手.....	160
三〇	赌牌九庄主偷底牌	输银钱押户骂大街.....	165
三一	知情人愤怒戳画皮	受骗者慨然离队部.....	169
三二	看传单喜闻新道理	追乱党智演捉放曹.....	174
三三	分肉菜得罪顶头官	写密信暗查被疑人.....	179
三四	两封信激怒下等兵	一飞脚踢死中队长.....	182
三五	逃亡中几番遇追兵	寻救星单刀走天涯.....	188

引 子

一九七五年元月中旬，北京正在隆重召开盛大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千八百八十五名人大代表，汇集在雄伟壮丽的人民大会堂里，热烈地议论国家大事。

这天，会议分组讨论。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神采奕奕，穿一身绿色军装，五星帽徽闪闪放光，两面领章鲜红耀眼，足登一双明亮的黑皮鞋，走路发出“咔咔”的响声，直奔人民大会堂的河南厅走来。他便是为人民革命事业立下赫赫战功而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的许世友将军。他曾先后任南京、广州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副总参谋长。

许世友，河南省新县人。按照许家历代世系排名的顺序，原来给他取名叫许仕友。因为家境贫苦，他六七岁便开始放牛。八岁进入嵩山少林寺当杂役，跟老和尚师父习武八年，练就了一身出类拔萃的好武艺。他手使的一把重型单刀，厉害非常，没有对手。

一九二六年，许仕友在家乡参加了革命，当了本县乘马岗区第六乡农民自卫大队长，带领农民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

第二年，他便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后来被正式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连队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王建青对许仕友说道：“许仕友同志，你知道不？你的名字里这个‘仕’字，就是想做官的意思。”许仕友这才恍然大悟了，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干革命，不想做官。改名，改名，马上就改！”他当即就给自己改名“许士友”。

在红军的戎马生涯中，许士友参加过许多有名的战斗。他在党的领导下，凭着在少林寺练就的一身高超武艺，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艰巨的战斗任务。因为杀敌勇敢，他先后被任命为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

许士友从参加自卫队开始，一直到当了军长，大刀从没离开过身。那时候，红军里枪炮不多，弹药更是缺少，许多战斗要靠肉搏，他的大刀，就显出了不同寻常的威力。他在少林寺内练就的一手好刀法，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以至赢得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誉。

那是在长征路上，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下会师，许士友去参加毛泽东同志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休息时，毛泽东同志问许士友叫什么名字。许士友回答说：“我叫许士友。”毛泽东同志笑着说：“啊！你的名字我知道，只是久闻大名未见面。士友，士友，你现在是军长不是战士了，《共产党宣言》有个口号，叫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该放眼世界嘛！世界之友不更好吗？”许士友根据毛泽东同志给他起的新名字，从此以后，他就改成叫“许世友”。

许世友一生打的仗多得数不清，从鄂豫皖，到陕南，到万

沅,到牙山,到孟良崮,到昌潍,到济南,到淮海,到渡江,到一江山岛,直到西沙之战……一句话,许世友是一位身经百战、智勇兼备、战功显赫的名将。

那么,许世友将军今天到底来人民大会堂的河南厅干什么呢?

许世友跨步走进河南厅内,看到河南的人大代表们正在讨论。他低声问道:“请问这里有没有少林寺的僧人代表?”

“没有。”被选为人大代表的登封县委书记回答说。他停了片刻,又向许世友说:“我就在登封县委工作,您有什么事请说吧!”

“我从小在少林寺里学艺八年,练会了各种武艺,出来至今已五十余年了,还没回过少林寺。”许世友拍着登封县委书记的肩膀说:“请你代我捎个信,回去告诉少林寺的老和尚师父,就说北京有个许世友,向他们问好啦!”

.....

你想要知道许世友将军在少林寺的那一段传奇经历吗?
那么就请你继续看下边的传奇小说:《许世友习武少林寺》。

许仕友呱呱降尘世 白脸狼嗷嗷逼米债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丧权辱国，神州大地处在灾难沉重、民不聊生的一派黑暗统治之中。

一九〇五年二月一日，北风呼呼怒嚎，鹅毛大雪纷飞。在湖北省麻城县许家畚村（今属河南省新县。畚音洼）一户姓许的贫苦农民家里，蓦地响起了一阵“呱呱呱”的洪亮哭声，一个新生的婴儿降落尘世了。这个属“马”的小娃子，脸腮绯红，小手四处抓挠，双脚上下乱蹬，带着一股不肯安宁和难以驯服的神态，来到了这个苦难的人间。按许家祖谱，这个娃子应排在“仕”字辈。爹爹便给他起名叫“许仕友”。

爹爹许存仁，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实巴脚的庄稼汉。他捋着自己头上的干枯辫子，斜瞅了一眼新添的三儿子，长叹一声说：“唉！又多了一张填不满的嘴，往后这苦日子可咋过呀？”

母亲李氏，娘家是胡家山人，从前家中日子过得还不错，见过世面，心量宽大，精明能干，聪慧贤良。她躺在产床上，紧紧接着怀中哭闹不休的三小子，安慰丈夫说：“他爹，甭发愁！生一口小猪娃，阎王老子一天还配给它三升粗糠吃食哩，何况是个小孩啦！车到山前自有路，日子总会过下去的。”

许存仁听着妻子的宽心话，默不作声，只是摇头叹息。

不知那里传来一阵爆竹声。

啊！大年初一眼看就要来到了。富人过节，穷人过关。前几天在外边躲债的许存仁，因挂念妻子将要临盆，昨晚半夜才偷偷回到家里。他心里惦记着还欠白脸狼家的两石米债，这时，向墙角看了一眼那半口袋大米，那是妻子和三儿的命根子呀！他又过去用干菜和蓑衣把米袋子好好盖了盖，心里才踏实了些。窗外大雪纷飞，他盼望雪下得再大些，雪深路滑，白脸狼就不会来逼债了。

给妻子吃的稀粥熬好了，许存仁拿个碗正要舀粥。这时，随着门外一阵嗷嗷怪叫声，突然急匆匆地闯进来两个人，正是债主白脸狼和他的狗腿子麻二能。许存仁吓得面如土色，身子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刚拿到手中的那个粗碗一下子滑落地上，“啪”的一声跌得粉碎。

白脸狼名叫白静轩，字芝庭，是附近白家集的一个大财主。他，小四十岁年纪，浑身干瘦，尖嘴凹腮，两眼射出冷酷的光芒，一对门牙伸出唇外，一脸凶相，又生就一副贪婪狠毒的心肠，众佃户都叫他白脸狼。

白脸狼看到了许存仁，一瞪三角眼：“好啊！这一回到底让我把你堵在家里了。哼！快快还米。”

“老，老爷！”许存仁看了产床上的老婆一眼，急忙推阻白脸狼说：“你，你快出去！快出去！”

“混蛋！”白脸狼大吼一声，掂起文明棍，狠劲戳了许存仁肚子一下：“你反了！”

“不！不敢！”许存仁急忙赔着笑脸，结结巴巴地解释说：“我的婆娘刚，刚到月子。别，别冲了你老爷的福气呀！”

“什么！？”白脸狼一听，恼怒得瘦脸直抽搐：“你还清我来债，我马上就走！”

“老爷，我家实在无米还债呀！”许存仁急忙两手恭敬地作着揖说：“等，等明年庄稼好收了……”

“不行！”白脸狼一伸瘦手说：“快拿来！我要伸手要米，脚下刨钱！”

白脸狼带来的走狗麻二能，一掀锅盖，看见了大米粥，冷笑一声说：“嘿嘿！许存仁，你有米吃饭，为啥说没米还老爷的债？”

“搜！”白脸狼下了令。

“是！”麻二能东寻西找，终于在墙角的干菜底下，拖出了那半口袋大米。他狡黠地一笑说：“没有大米，这是什么？”

“哈哈！”白脸狼得意地狂笑着，一指那半袋足有三斗的大米说：“让我吃点亏，给你顶上二斗米债吧。扛走！”

“是！”麻二能一下把米袋扛到了肩上。

“不行啊老爷！”许存仁用手夺着大米口袋，用几乎要哭出来的腔调说：“这是我婆娘娘儿俩的命根子呀！”

“老爷！”许母也在产床上一欠身子恳求说：“您就可怜可怜俺娘儿俩吧！”

这时，许仕友忽然象打雷一样“哇”地大哭一声。白脸狼一惊，转身寻声看去，不料夹在胳肢窝下的文明棍后头，一下子把灶上的粥锅拨拉下来，滚烫的粥溅到了白脸狼的右脚上。

直痛得他“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高声怪叫起来。

麻二能也慌了神，一下子丢下米布袋，急忙用手去给白脸狼脚面上拨拉粥饭。

“妈的！你存心想烫死老爷我！”白脸狼“啪啪”地打了许存仁两个耳光，随手从门旮旯捞出一把馒头，把那个熬粥的铁锅“崩”的一声砸破，这才一摆手说：“走！”

许存仁家被抢走了过年吃的大米，又被砸了锅，全家悲伤万分。

白脸狼被粥烫伤了脚，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人们都说：“许存仁家三小子一声嚎叫竟让白脸狼吃了亏，这小子命真大！”

两兄弟同登马岗山 众牧童嬉斗青草坪

许仕友这个坚强的小生命，顽强地成长了起来，转眼之间，他已经八岁了。

在这八年里，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在广大的农村，富人仍然富，穷人依旧穷，没有啥变化，唯一变的就是男人们的头上少了一条辫子。

许仕友家有兄弟姐妹七人，只有一亩半薄田，实在难以糊口。许仕友从六七岁开始，便被穷困的生活逼迫着辅助家中干杂活，整天跟着父兄放牛、砍柴、割草、搂树叶，为吃喝而奔忙，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他连一天学堂的大门也没登过。

晨曦里，许家余村冒出了缕缕炊烟。

许存仁正在灶边烧火，锅里煮的是米少菜多的青糊糊。他看到阶梯般的七个儿女，在眼巴巴地等饭吃，等着吃那还不如老财家猪食好的菜糊糊。他觉得他们实在可怜，不禁长叹一口气说：“唉！顿顿猪汤狗食，还填不饱肚子，这也是人过的日子？”

许母紧锁双眉，正在两手不停地飞针走线补着一件破布

衫，看着孩子们一个个穿着打补丁衣服，也忧虑地说：“转眼天就要变冷了，可用啥给孩子们换季呀！”

“爹！娘！您甭发愁！”许仕友跨步上前安慰父母说：“等我长大学会了本事，我管养活咱全家人。”

许存仁听了三儿的话，紧皱的额头舒展了，脸上流露出一丝少见的笑意。

许母停住补衣服，伸手一把将许仕友搂在怀中，亲昵地说：“还是俺友伢子懂事呀！”

不一会，饭做好了。许母掌着勺，舀了一碗又一碗，一连舀了九碗。每人各端一碗，一会儿，一大锅青菜糊吃得一千二净。

日头在东山顶冒红了。许家的大人小孩，各干各的活去了。

许仕友来到牛槽前，对着大牯牛说：“大月牯，走，上山吃草去！”他牵出大牯牛，和去山上砍柴的二哥许仕盛，告别了爹娘，就一同出门去了。

这天天气格外好，晴空万里，蓝天白云，正是做田放牧的好日子。

许仕友牵着的这头大牯牛，是由他一手牧养大的，也是他的好朋友。这头牛，个大膘肥，浑身滚瓜流油，一对大弯角又粗又长，两只明亮的眼睛又大又有神。额头正中间，有巴掌大一片圆形白毛，和周围的褐毛对比，自然形成个鲜明美妙的“抬头望月”图记，因此，许仕友美称它为“大月牯”。它力大无穷，独牛独车能拉四五千斤，人们又称它为“拉倒山”。

许仕友的故乡许家畲，是个景色秀丽的小山村。大别山的崇山峻岭，层层叠叠地环绕着四周。村庄近处，东南西三面的山势较低：东山叫龙门山，南山叫马岗山，西山叫杨兴山。村北山峰挺拔陡峭，直插云霄，名为万字山。万字山上遍布遮天盖地的原始森林，飞禽走兽，杂居林间，凶猛的野猪、豹子、老虎，出没无常。从西南山脚下，涌出一条丈把宽尺来深的清澈小溪，弯弯曲曲地环绕着村南边，向东潺潺地流去。溪上架一小桥。村中树木繁茂，绿竹滴翠，座座茅房，或隐或现其间。

许仕友跟随二哥穿过了村南小桥。大月牯自动卧在路上，回首示意叫小主人骑。许仕友搭腿骑在了牛背上。那大月牯乐得“哞”地大叫一声，毫不费劲地纵身站了起来，迈着平稳的大步向前走去。许仕友从腰间抽出横笛吹起来。一支高亢嘹亮欢悦的牧曲，回响在山山水水之间。

不一会，许仕友同二哥顺着弯曲盘旋的山间小道，一同登上了马岗山。

马岗山上有块青草坪，山花烂漫，芳草萋萋，是牧放牛羊的好地方。一阵悠扬嘹亮的山歌从那儿传过来：

青草坪啊草儿青，
肥牛满坡羊成群。
牧鞭声声炸得脆，
山歌曲曲响入云。

许仕友赶着大月牯，一溜小跑地来到牧草丰盛的青草坪，让大月牯在山坡上自由自在地啃草吃。他和众牧童混到一块

儿，兴高采烈地玩耍起来。

许家畛这一带山区，位于湖北河南两省交界处。那时，军阀混战，土匪如毛，闹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村里的年轻人，为了防身保家，差不多人人都打拳踢脚，舞刀弄棍，练习武艺。大人们的行为举动，自然要影响到模仿性极强的小孩们。许仕友虽然才八岁，却也象大人们练拳习武一样，经常好和一伙放牛娃，比拳赛棍，嬉闹打斗。

此时，许仕友又想和放牛娃们玩打棍仗了。他左手握着一根鸡蛋粗的齐眉棍，右手“砰”地一拍小胸脯，颇有“大将风度”地对着大伙高声喊道：“今天咱们打棍仗，要换一个鲜招儿玩：来！我敢让你们一齐上；先说清，无论谁打住谁了，一不许哭鼻子，二不许记仇。你们敢吗？”

“敢！”小胖墩高声应战。

“好！这样玩才有意思哩！”黑蛋笑着说。

“不要光磨嘴皮子！”急性子的石头，已抡起棍子跃跃欲试：“咱们说打就打！”

“慢着！”向来胆小怕事的许仕盛，听到他们挑战应战的高喊声，急忙跑过来劝阻许仕友说：“三弟！不行啊，你，你一个人，怎么敢和大伙对打呢？”

“我就敢！”泼辣胆大的许仕友倔强地说：“一个打一个多没意思！我不怕，让他们一齐上才好玩哩！”

真的，那伙牧童便一齐抡棍打来，许仕友举棍相迎，只听，“砰砰啪啪”，一场激烈的棍仗就打起来。

许仕盛是个老实憨厚的孩子。虽说他比他们都大几岁，